

难忘的一幕

○郭中柱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在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。一天晚饭后,我乘兴去长兴中学教工宿舍区(那时教工宿舍在校园内),拜访我在母校——长兴中学就读高中时的班主任杨谦老师。

到了杨老师家,杨老师与夫人杭复珍老师(县一小教师)正在吃晚饭。由于久未谋面,夫妇俩见我来了格外高兴,杭老师立即起身为我倒茶。我坐定后,他们一边吃饭一边与我聊天,饭毕,又陪我聊了一会儿,聊什么如今都忘了,但气氛融洽,其乐融融。

当聊到兴尽之时,大概熟不拘礼吧,杨老师略表歉意对我说:“明天,我俩都有课,我们要备课了。”夫妇俩各自坐到书桌前,打开教材和备课本备起课来。为不冷落我,杨老师一边备课,一边不时回头与我聊几句。见此状,我为了不打扰他们,便起身告辞了。

走出门外,我的思潮起伏。杨老师当年50多岁,是县里首位高中特级教师,他的教学经验已然非常丰富了,记得他给我们上高中物理课时,条理清晰,语言简洁,他讲的课我们一听就懂。杭老师亦是县一小的资深教师。按理说,这么多年的老教师了,还用得着备课吗?今天见到他俩晚上备课的一幕,使我明白了杨老师夫妇的课之所以教学效果好,原来与他们的认真备课分不开,亦使我明白了什么叫精益求精,什么是敬业精神!

受杨老师夫妇认真备课的感染,自此以后,我的备课比以前更认真了,教学水平得以提升。我体会到,教材在变,每届学生不同,即使富有教学经验,也要认真备课——这是杨老师夫妇教到老亦要备课的缘由吧。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在下乡轮流为和平片、洪桥片、夹浦片的小学教师上中师函授辅导课时,头天晚上需住宿在旅馆里,尽管已备好了课,但我仍然针对学生实际对备课笔记作认真补充修改至深夜。由于备课充分,授课有针对性,学员非常欢迎我上课。10多年后,我调至县教育局教研室任中学语文教研员,每当与一线教师谈起备课,我都会讲到难忘的杨谦老师夫妇晚上伏案备课的一幕,激励他们认真备课,敬业爱岗。

——谨以此文缅怀杨谦老师!

清凉一夏

○倪有章

烈日当空,整个儿的田地处在骄阳的炙烤当中。正午的天空里难见些许黑云或者白云,塘埂上有三两枝桠树,也见不得树叶的一丝晃动。远处的桑地或者田埂上,望去是一片明晃晃的热浪在闪烁。村前有一座小山,静静的,葱葱的,没法给小村带来些许清凉。没有风,只有滚烫的热气在田地间蒸腾。背朝着光天的庄稼人,双脚杵在滚烫的水田,不时艰难地直起身子,扭动一下酸痛到麻木的腰身,嘴里发出“嘘一嘘一”的口哨。这是他们在呼风,哪怕真有蚕丝那么细微,也是来自天际的恩赐。

“茶来了茶来了!”田地里即刻有一些骚动。不止因为口渴,更因为趁着喝茶的机会走上田埂挺一挺腰身,活络一下筋骨,在栎树下暂歇片刻。茶水是小队的畜牧场里烧来的。养猪大爷挑来两大桶茶水,茶水里面放两个他制作的竹筒茶具。三五厘米粗的竹筒,一节,一头削成鸭嘴型,便于对嘴喝茶。一根竹棒穿进小竹筒,作为柄。喝茶的姿势就和大厨拿着大勺尝味是一个样的。渴极的人一哄而上,抢着竹筒喝茶。咕咚咕咚,咕咚咕咚。谁都顾不得现在的人以为的卫生和形象。姑娘刚刚喝完,小伙立马抢过,还“好吃好吃”地品着滋味,引来一阵猥亵而快活的笑。

我那时十五六岁,也算个“读书人”。我不习惯大伙儿这“大呼隆”喝茶的方式。你想啊,这么一个竹筒,男女老少龇牙咧嘴的,咬着它大口大口喝,茶水口水和着汗水,满嘴流淌,很是腻腥。我拿到竹筒,在茶水里面倒腾两下,舀起茶水,撇起嘴,嘴唇尽量不触碰到竹筒,像龙吸水。“要毒死你啦?!”我会遭受一两句并无恶意的骂,但我的心理障碍无法排遣。

“啪啦,啪”,龙潭的塘堤上突然传来清脆的几声响,“棒冰来了……棒冰哎!”

是邻村一个叫“杭州阿大”的老人,弯腰驼背的小个儿来卖棒冰。他经常坐了湖杭班轮船,到杭州抑或是湖州去批发来一两箱棒冰,到达山水渡上岸,从下塘、湖塘一路叫卖过来,到了我们村的田地里,箱子里尚且剩下少量的几支。带钱的人就上了田埂交易几支。白糖棒冰两分一支,奶油棒冰五分一支。

有钱人是少数,不然,一箱棒冰从山水渡一路叫卖过来,哪轮得到我们村?小伙会给心上的姑娘买一支,但这必须要某种前提的,否则你要被骂死。要好的几个则你一口我一口地分享,清清凉凉的,斯哈斯哈,一支棒冰要爽透好几颗心。

那时,最令人神往的,还是那一碗“清凉汤”。“清凉汤”又叫“八宝汤”,因为汤里有八样食物:冬瓜糖、蜜枣、红丝、绿丝、糯米饭、红云、绿豆、金桔干。当然这“八宝”也会有一些变化,也不一定必须是“八宝”。有一些要领是要讲究的,比如糯米饭蒸制,不能太软,也不能太硬。这汤水必须要放冰糖,加薄荷,这才配清凉这个名号。而且,清凉汤必须得在酷暑的当口大汗淋漓的时候,才能吃出它的极致。

乡下没有冷藏冷冻设备,要吃清凉汤还得上县城。“双抢”季节,收和种都须要“抢”的节奏,哪有时间赶赴县城吃清凉汤?总不能让已经成熟的谷子烂在田里,也不能在立秋以后再插秧。早稻的成熟开割到立秋的时间只有二十几天,你得在这个时间里完成这一大片稻田的收割和晚稻的插秧。早至三五点出工,晚至八九点收场。当年广播喇叭里宣传的洛舍公社陆家湾大队,凌晨两点就起来插秧,这经验推广了好多个大队。别以为为大队干部是发疯了,干部社员为的是插下地的秧不至于立马被骄阳晒枯,要确保秧苗成活率,确保晚稻收成,确保如数上交公粮余粮。

所以要吃一碗梦寐以求的清凉汤,只有在“双抢”结束后放假的那一日。现在的你永远无法想象那时的农人,历经了近一个月的极限劳苦,难得放一天假,大伙儿还要欢天喜地结伴步行十八里,去县城吃一碗清凉汤,回来又像是吃了啥灵丹妙药,精气神十足:好吃!好吃!



小莲庄一角 (国画) 王新新

我的耳鸣,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遭遇的一起车祸说起。那天晚上去德清参加一个活动,结束后乘坐单位的车返回。车子从武康县城刚开上国道,突然一个紧急刹停,随着巨大的惯性,坐在副驾驶的我整个人从座位上往前弹去,坚固的挡风玻璃竟然被我的头顶碎,顿时血流满面。与德清单位联系后我被送往德清医院急救,做了清创手术后头上绑满绷带,像个伤兵一样,狼狈不堪地回到家中。养了差不多一个月的伤,伤口倒是痊愈了,也没什么明显的疤痕,却自此留下了耳鸣这个后遗症。后来在恶补耳鸣知识时知道,耳鸣由多种原因引起,外伤是其中之一。

当时以为耳鸣也不是什么大毛病,吃点药就可了事。去医院诊治,配了当时最有名气的一种胶囊,按医嘱,一个疗程接一个疗程地吃,本来应该显现效果了,却不料,明明是治耳鸣的药,换来换去,依然如故,就信心大减。何况老祖宗说,是药三分毒,也就没有再吃下去。

后来网络兴起,网络上神医如云,

□杂谈

许多人看书都有个习惯:拿起书来,先翻开封面或封底,找到“作者简介”了解一下。这里自然有好奇的成分在内,也有想探求作品背后的某种隐秘的成分。“作者简介”看得多了,慢慢地,也就从中看出了些“门道”来。

一般来说,翻译过来的世界名著,以及从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,往往没有“作者简介”。其中,肯定有一部分是因为作品写作的年代久了,作者所留下的相关资料太少,而又难以考证,所以,便只好将“作者简介”略掉了。可是,仍有相当数量作者的资料非常详细,那么,为何同样没有“作者简介”呢?个中原因恐怕就不是普通读者所能想到的了。

目前国内正在创作状态中的作家,其“作者简介”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。首先是素质较高、名声较大的作家。这些作家,见多识广,心态平和,坚信作

小时候生长在农村,牧羊饲牛,割草伐木,也识得一些家花野草。在我们山乡,把黄精叫作九蒸九晒,虽不常见,却也并不稀罕,村人有将其挖来与百合一同炖炖吃。父母整年起早摸黑操持一家生计,并无多少闲心弄这野味为我们尝新,故而我到了上学的年纪也没能一饱此君口福。

那时家境贫困,节衣缩食的还是温饱难解,肚子一天到晚在唱空城计,嘴馋得很。一天中午,与我相距咫尺之遥的“同年佬”送来了半碗甜羹,说是刚做成的九蒸九晒。我呷了一小口汤尝了尝,好味道呀!再吃一块黄精肉,香糯糯的滋味直沁肠胃。自此,它就在我的心里长起了一棵树,而且越往岁月的深处越茂盛。

要尝它的滋味,不难。父亲说,柳家坞的竹林中应该会有一些,可去那里碰碰运气;母亲也说,阴山坪里我昨天刚去拔过猪草,见到它们摇头晃脑地直朝我笑呢。两个地盘,两个方向,我选择先去柳家坞小试牛刀。

柳家坞绿荫婆娑,好竹连山,弯弯山道的两旁都是一株株碗口粗细的大毛竹,最魁伟的胸径十二寸,还蹈洋跨海地输送过国外呢。整个山坞都是竹,坡坡吞吞全藏秀。我村最大的竹园子就在此地。坡上满是石塔皮,即便有黄精也得安生;父亲告诉过我,自己要找的黄精九晒,就生长在这个山坞的腹地。

一位在龙泉工作的朋友,给我寄了一柄由手工打造的龙泉剑。快递包裹打开的时候,一柄长剑静静地沉睡在黑漆木制剑鞘中。剑鞘上烫金的龙纹为这柄剑平添了几分东方的典雅,鎏金的剑格与剑首之间是用黑绳紧密缠绕着的剑茎。打开包裹时,果然是我念想之中的一把好剑,浑然一体的鞘中剑显得复古且厚重。

我的童年是一个港式武侠片风靡的年代,幼儿园和小学就是在金庸和古龙的江湖中度过的。那时的我幻想着能常常身佩一把宝剑,成为一名仗义行侠的剑客。无奈,父母怕锐器伤到我,平时连剪刀都不让我碰。记得有一次,我随父母在亲戚家做客,偶然看到他们家的墙上挂着一把短剑,两眼发光,先是目不转睛地紧盯着,踌躇半天,大人终于看出了我的心思,就取下来让我玩耍一番,我立即爱不释手地拔剑挥舞起来,仿佛宝剑在我就成了武艺高强的大侠。结果临走时,我对宝剑恋恋不舍,而我父母则是一脸的尴尬,不仅因为我看上了亲戚家的宝剑赖着不肯回家,更因为我把亲戚家新买的大衣橱给捅了好几个洞……

年岁渐长,我已经过了舞刀弄剑的年纪,我爱看书,但我仍热爱剑,此时我痴迷的不再是单纯的侠客,还有帝王将相,贩夫走卒,以及在他们手中留下传说的名剑,诸如渔夫渊溯示高洁、专诸鱼肠刺王僚、高祖赤霄斩白蛇……那个一个脍炙人口的传说,陪伴我走过了青年时代。因为喜爱,所以我去了解了更多关于剑的文化与传承:明白了剑是百兵之君,文人士佩剑以示高雅不俗,将军、君王佩剑以表镇守天下,它代表了崇文尚武的人文精神;我了解了“形而下者谓之器,形而上者谓之道”;一剑成名不仅仅因为它是无坚不摧的神兵利器,更是执剑人的品行气概为它带来了无上的荣光。在我心中,剑不再仅仅是主杀伐的武器,更是持剑人意志体现。剑,是中华民族文化图腾上浓墨重彩的一道痕迹,而我也因为爱剑而延伸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。那时的我还是想要拥有一柄三尺青锋,倒不是为了挥舞游戏,而是为了收藏观瞻,以剑养气。

如今的我已步入中年,对于宝剑的热情已渐渐散去,每天被工作和家庭琐事所缠身,也似乎已经没有了自已的爱好和愿望。却不曾想机缘巧合之间收到了朋友的赠剑。宝剑入手的一刻,我仿佛跨越了童年和青年,那种对于剑的喜爱又重新被唤醒。

这是一柄汉剑,据朋友说是纯手工打造的。宝剑入手微沉,剑出鞘的那一刻铿锵打造的银白剑身在阳光下折射出闪亮的光芒。横剑看时,剑脊处开了一条乌黑的血槽,血槽铭刻龙纹,弹指轻叩剑音清脆,虽锋刃未开,然杀伐之气不减,似乎在彰显着2000多年前大汉王朝剑锋所指五胡臣服的豪迈气概。

收剑入鞘,搭起剑架,我小心翼翼地摆放在客厅的展示台上,轻易不会再将它抽出鞘了。在我的心中,平安时镇抚,祸乱时杀伐,这才是宝剑的意义。看着横陈的龙泉宝剑,我突然有了一种满足感,那是沉寂多年念想突然变成现实后满心的欢喜和充实。

耳鸣

○钱凤伟

这当中当然就有专治耳鸣的各路高手,有的自诩祖传名医,有的声称绝世秘方。为了避免搭上冤枉钱,我选择了许多不用花钱的物理治疗方法,比如压耳法,先用手掌捂紧耳朵,再一下子松开,比如穴位按摩法,按摩与听力有关的穴位,都是每次几十下,一天两三次,但虽然每一个方法都坚持了很久,期待中的奇迹却始终没有出现。后来,但凡有关耳鸣治疗的方法,几乎都要虔诚地试一遍,但也无一无用功,只得算了,从此放弃求医问药。于是一拖就几十年。

耳鸣确实是一种很特别的病,它的折磨是隐性的软性的,除非都是耳鸣患者,有耳鸣的感同身受,否则根本就难以体会。向其他人诉说耳鸣的痛苦,甚至还会以为是一种矫情:吃得下睡得着,也不过是有点噪音的干扰而已吧,但噪音超标了吗,不会吧,否则我们就在你身边,何以一点感觉也没有?当然,这是熟人间的戏谑和抬杠,却让我想起有句话:不是所有的苦,都可以诉说,不会所有痛都能呐喊。

“作者简介”里的学问

○关海山

为一名作家,最终还得靠作品“说话”,故简介了是了,即是卯。如叶兆言在《后羿》中的简介:“叶兆言,男,1957年出生,江苏苏州人。历任金陵职业大学教师,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,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创作员。处女作:《无题》;成名作:《夜泊秦淮》《枣树的故事》;代表作:《追月楼》,获江苏省首届文学艺术奖;影响或受争议最大的作品:《厕所》;被改编成电影的作品:《花影》(陈凯歌执导,电影名为《风月》,张国荣、巩俐主演)。”也有稍文学化处理的,如周涛在《周涛散文珍藏本·周涛卷》中的简介:“周涛,诗人。散文家。祖籍山西,在京发芽,少年随父迁徙新疆。1969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,现为新疆军区创作室主任。出有诗集、散文集20余种,其中有几本可看之者。曾获全国诗合集奖。生性随和,偶有固执,小

野山黄精滋味长

○杨菊三

可是,待我气喘吁吁地赶到目的地,却一下子傻眼了!只见整个山岙,悉数被翻了一个底朝天,其上几乎不长一棵草,更不要说是黄精的影子了。原来,这年是毛竹的“大年”,村民们挖冬笋闹春笋,在寻寻觅觅中,早就将这块肥肉捣得稀巴烂了,原本无辜的黄精,也遭了灭顶之灾。

第二个周日暖阳高照,风和日丽。我肩扛一把山锄,手挽一只竹篮,兴冲冲地向母亲说过的阴山坪出发了。说是坪,却是挂在山尖尖的高地,从家里出门,没有一两个小时攀登不了。当然,这点山路,难不倒我们这些常年穿行在山里的毛头小伙。可是让人掉眼镜的是,待我呼哧呼哧地赶到母亲指点的地方一看,那黄精却被人家抢先一步挖去了,地上还散落着不少蔫着的叶,它们蜷曲着身子,在我的面前似乎颇有些愧疚。

做了两次的“白袍(跑)小将”,照理说是应该洗手不干了,但我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,就去问德林阿公和木大伯两位老人。他们知晓树的脾性草的痕迹,说黄精生性喜阴,疏朗的竹林间和杉树下是它们喜欢落脚的地方。接着具体地指了指几块山地。我循着他俩指点的地方,果然在小台盘的茶山之巅,找到了思慕已久的宝贝。我见到杉林里的这些黄精,一株株的长得特别神气。一根杆子,画出一道弧线,犹如一根鸡毛;一轮一轮的叶,绿杆而长,细细碎碎的花,爬满茎干。我拨开茎叶小心翼翼地往下挖,生

念想中的剑

○徐而侃

雅不俗,将军、君王佩剑以表镇守天下,它代表了崇文尚武的人文精神;我了解了“形而下者谓之器,形而上者谓之道”;一剑成名不仅仅因为它是无坚不摧的神兵利器,更是执剑人的品行气概为它带来了无上的荣光。在我心中,剑不再仅仅是主杀伐的武器,更是持剑人意志体现。剑,是中华民族文化图腾上浓墨重彩的一道痕迹,而我也因为爱剑而延伸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。那时的我还是想要拥有一柄三尺青锋,倒不是为了挥舞游戏,而是为了收藏观瞻,以剑养气。

如今的我已步入中年,对于宝剑的热情已渐渐散去,每天被工作和家庭琐事所缠身,也似乎已经没有了自已的爱好和愿望。却不曾想机缘巧合之间收到了朋友的赠剑。宝剑入手的一刻,我仿佛跨越了童年和青年,那种对于剑的喜爱又重新被唤醒。

这是一柄汉剑,据朋友说是纯手工打造的。宝剑入手微沉,剑出鞘的那一刻铿锵打造的银白剑身在阳光下折射出闪亮的光芒。横剑看时,剑脊处开了一条乌黑的血槽,血槽铭刻龙纹,弹指轻叩剑音清脆,虽锋刃未开,然杀伐之气不减,似乎在彰显着2000多年前大汉王朝剑锋所指五胡臣服的豪迈气概。

收剑入鞘,搭起剑架,我小心翼翼地摆放在客厅的展示台上,轻易不会再将它抽出鞘了。在我的心中,平安时镇抚,祸乱时杀伐,这才是宝剑的意义。看着横陈的龙泉宝剑,我突然有了一种满足感,那是沉寂多年念想突然变成现实后满心的欢喜和充实。

耳鸣

○钱凤伟

其实,毫不夸张地说,耳鸣是一种慢性的“要命”。一天到晚,无论你走到哪里,无论你在做什么事,耳朵里都有声音不疾不徐持续不断地响个不停,而且这声音是绝对的噪音,让人心烦的那种噪音。无休无止,无穷无尽,就是天籁之音,也没人吃得消啊。都说“岁月静好”,但“静”这个关键字,于耳鸣患者恐怕别有体悟。也因此,当每每耳鸣让我几乎崩溃的时候,我总是恨恨地说,不是说“久鸣必聋”吗,还不如让我早早聋了吧,聋了,就彻底清静了。残酷的是,我后来知道,即便聋了,耳鸣还是存在的,因为耳鸣的噪音,不是通过声波传送到耳膜的外来的声音,引起耳鸣的根本原因是耳中轴神经受损或者麻痹导致的。而这也让我对摆脱耳鸣的“软折磨”彻底死心。

或有人要问,那么,这几十年的耳鸣,又是如何熬过来的?

平心而论,于耳鸣的“熬”,也并非是一分钟都难熬的“熬”,很多时候,是在不知不觉中“熬”了过去。比如你在专注于某件事情的时候,就仿佛耳鸣根本就

不存在。当然,一当你从专注中“回过神来”,那么,“马上立刻”,耳鸣就必定排山倒海地“卷土重来”,似乎要把刚才的“消失”加倍地补回来,于是更加地“震耳欲聋”。但这当然是可以承受也“乐意”付出的代价,毕竟,你刚才已经在耳鸣中度过了“不耳鸣”的美好时光。此外,或外部音响盖过了耳鸣,比如身处高声贝的电影院里,声浪喧天的热闹街头,或酣睡之中,这段时间应该和他人没什么两样。

我以为,对于耳鸣,这或可称之为“转移疗法”,其实也不失为一种最好的解脱办法。后来我百度了一下,“转移疗法”还真有,而且早已被广泛运用于治疗多种生理心理疾病。当然,如果广而言之,这于人生不也是适用的吗。适时的“转移”或可于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之际让人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其实,无论是“疑无路”还是“又一村”,本来也都是人生的两种“规定场景”。既然如此,小到耳鸣,大至人生,就都可以在这样循环往复的“转移”之中,寻求一种最好的“疗效”,乃至趋利避害地“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”。

信息都在字里行间隐藏着,尤其对年龄、工作等闪烁其词,让读了其“作者简介”后,仍对作者茫然无知。第四是所谓“新人类”“新新人类”等作家类。这部分作家,其身体里流淌着叛逆的血,好也罢,坏也罢,反正处处都要摆出“酷”的姿态来。比如一个笔名叫“我吃西红柿”的少年作家写了本小说《盘龙》,其“作者简介”是这样写的:“我吃西红柿,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,江苏人士。常酣醉于武侠小说中。《星峰传说》一出,震惊修真界。之后,《寸芒》横空出世,再到《星辰变》,直至今日,《盘龙》出世。‘番茄’的创作已炼得炉火纯青。”看了这样的“作者简介”,不由你不顿生强烈的自卑感!

花花世界,茫茫人海,如何去写自己的“作者简介”,虽说纯属个人私事,别人不得横加干涉,但我想,还是应该不要超出了约定俗成的大框架为好。

下雨,明天下雨,后天还是下雨。没有太阳,那也不能天天蒸呀?还是母亲有办法,她说,太阳不肯照着,那么就用火烘。她将冬天烘番薯干的火缸烧重又用了起来,为的是给儿子烘制千呼万唤才得以弄到手的黄精。于是一蒸一晒在这个梅季照常进行。蒸几遍,又晒几遍,我默默地记着数字,直到把黄精蒸晒得乌黑发亮蜷缩成一个疙瘩才得以罢休,次数业已达到了九这个大数。一尝,果然爽心可口,唇齿留香,烘制的黄精比晒的滋味更胜一筹。

第二年,我又到先前挖空的地方去挖黄精。因是小年,无有竹笋可采,故而柳家坞的黄精重又冒了出来,而且株株枝摇叶动,潇洒脱俗;阴山坪的那些黄精,因我采挖得早,也没有被人提足先登而辜负了我的一腔期望,成了我的囊中之物。



荷花 (油画) 朱月花